

帝国能源贪婪

尼古拉斯·马杜罗长期以来主张，委内瑞拉的苦难与巴勒斯坦的斗争并非孤立的悲剧，而是同一全球罪行的表现形式：帝国霸权驱动下的能源贪婪。在一次次演讲中，马杜罗谴责了美国支持的侵略所强加的共同命运——主权人民被剥夺自治权、遭受封锁，并因拥有全球强国垂涎的资源而受到惩罚。历史如今证明了他的警告是正确的。委内瑞拉和巴勒斯坦作为美国掠夺性追求化石燃料的平行受害者——石油、天然气和能源控制，不惜一切代价。

委内瑞拉与巴勒斯坦：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战线

委内瑞拉与巴勒斯坦的结盟并非修辞表演或外交机会主义。它是查韦斯主义的核心支柱，由乌戈·查韦斯传承，并在马杜罗领导下延续。自2013年上任以来，马杜罗始终将巴勒斯坦的占领描述为与委内瑞拉自身遭受制裁和胁迫的围困密不可分。委内瑞拉于2009年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在加沙危机中多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美国权力所助长的罪行。

马杜罗反复将加沙描述为集体惩罚的实验室——他认为，这与美国通过制裁对委内瑞拉施加的经济扼杀如出一辙。他指责华盛顿及其盟友在加沙助长“种族灭绝”，同时对加拉加斯发动“经济恐怖主义”。在2024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宣称巴勒斯坦斗争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明确将其与委内瑞拉抵抗美国试图夺取其石油财富的斗争联系起来。

这些警告被批评者斥为意识形态姿态。然而，此后的事件使它们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先知先觉。马杜罗认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仅受到压力，而是被针对——通过制裁、代理冲突和直接武力——直到顺从政权被安装。在巴勒斯坦，他指出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是故意策略，以剥夺巴勒斯坦人对自身自然资源的控制，包括加沙海洋气田。在委内瑞拉，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石油。尽管能源转型的修辞存在，但化石燃料仍处于地缘政治权力的核心，美国的干涉主义已加剧，将马杜罗的分析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委内瑞拉：因保护石油而受罚

委内瑞拉的巨大自然资源长期以来使其成为外国掠夺的目标。拥有超过3000亿桶探明石油储备——世界上最大——主要集中在奥里诺科带，该国对能源饥渴的强国来说是太过宝贵的奖品。在马杜罗领导下，国家石油公司PDVSA抵制美国公司的支配，转而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合作开发卡拉沃沃和胡宁等项目。

回应是经济战。从2017年开始，美国制裁系统性地摧毁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将石油产量从每天约250万桶削减到不到100万桶。马杜罗始终将这些制裁描述为不是促进民主的工具，而是盗窃的工具——旨在迫使委内瑞拉屈服，并将其油田向美国控制开放。

这一目标于2026年1月5日变得明确，当时美国军事打击袭击了加拉加斯，马杜罗被俘。特朗普总统将这次行动辩护为针对“毒品恐怖主义”的战役，但他的话语剥去了任何伪装。在马阿拉歌

庄园发表讲话时，特朗普宣布：“我们将管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能够进行安全、适当和审慎的过渡。”他强调，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管理“不会花费我们一分钱”，因为石油收入——“从地底下出来的钱”——将补偿美国的努力。

这并非异常。它遵循了熟悉的帝国剧本，回荡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回音中，那里政权更迭为能源获取铺平了道路。马杜罗的移除被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行为，证实了他多年来警告的内容：委内瑞拉的石油使其成为目标。特朗普对资源开采的毫不掩饰的痴迷暴露了这次干涉的本质——伪装成安全政策的能源掠夺。

加沙海洋：巴勒斯坦被窃取的未来

巴勒斯坦的经历遵循相同的逻辑。2000年，加沙海洋气田在离岸约36公里处被发现，估计含有1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虽然按全球标准而言规模不大，但该气田代表了巴勒斯坦能源独立的生命线。位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巴勒斯坦海域，加沙海洋本应改造加沙的经济。

相反，开发被扼杀。以色列的限制、军事控制和持续占领阻止了巴勒斯坦人获取自身资源。倡导者认为，以色列的封锁和反复军事行动——得到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不仅服务于安全目标，还服务于经济目标：剥夺巴勒斯坦人对自然财富的主权。

自2023年10月战争以来，这些担忧已加剧。指控不断增加，称加沙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可能便利以色列对加沙海洋的开发，将其整合到得到美国支持的区域能源网络中。以色列于2023年在邻近水域颁发勘探许可证，加上2025年12月与埃及签署的350亿美元天然气出口协议，助长了故意资源窃取的指控。在此过程中，美国在外交上为以色列提供庇护，否决联合国决议，并优先考虑黎凡特盆地的能源安全而非巴勒斯坦权利。

与委内瑞拉的平行显而易见。在两种情况下，制裁、封锁和武力阻止当地人口从自身资源中获益，而外部势力则定位自己以获利。

法律被粉碎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涉以及特朗普本人的声明，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下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委内瑞拉处于占领之下

通过公开宣称美国将在过渡期“管理”委内瑞拉，特朗普确立了占领的法律条件。根据1907年《海牙条例》第42条，当领土置于敌对军队行使有效控制的权威之下时，即存在占领。2026年1月5日的行动——结合军事打击和强制移除委内瑞拉国家元首——符合这一定义，触发了《日内瓦公约》下的义务。

国际法明确规定：占领国不得为其自身利益剥削自然资源。《海牙条例》第55条将占领者限制为usufruct——临时管理而不耗竭不可再生资源。《第四日内瓦公约》第33条明确禁止掠夺，将此类剥削归类为《罗马规约》下的战争罪。特朗普承诺美国石油公司将从委内瑞拉石油中获利，并用收入补偿美国成本，表明了明确违反这些禁止规定的意图。

国家元首的绑架

对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捕获加剧了这些违反行为。习惯国际法，由国际法院在《逮捕令》案（2002年）中确认，在任国家元首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绝对豁免权。没有同意或引渡而强制移除马杜罗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2(4)条，该条禁止对国家主权使用武力。法律学者警告，此行为将引发国家责任、赔偿，并在国际刑事法院下接受审查，同时为全球破坏外交规范树立先例。

美国法律被忽视

在国内，这次干涉与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相冲突。总统仅能在国会授权或回应针对美国的国家紧急情况下的武装攻击时，将美国部队引入敌对行动。特朗普的“毒品恐怖主义”辩护不符合这一标准。没有迫在眉睫的武装攻击存在。因此，这次行动构成了绕过国会的非法敌对行动启动，回荡着先前干涉如2011年利比亚的争议。

巴勒斯坦与委内瑞拉：同一罪行，不同名称

这些违反行为镜像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资源的长期剥削。在西岸，以色列将共享含水层约80%的水转移用于定居点和国内使用，严重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获取——另一违反占领法的行为。在加沙，以色列阻挠巴勒斯坦人对天然气的主权控制，加上其于2025年12月与埃及签署的350亿美元出口协议，巩固了经济支配，而巴勒斯坦人仍处于被剥夺状态。

如同在委内瑞拉，占领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利润。

结论

马杜罗将委内瑞拉与巴勒斯坦联系起来，既非夸大其词，也非宣传——它是诊断。两个社会，都被赋予宝贵的化石燃料，因主张主权而受到惩罚。两者都面临旨在打破抵抗并便利资源开采的封锁、制裁和军事力量。只要石油和天然气支撑全球权力，帝国贪婪将继续伪装成人道主义干涉。

正义要求的不只是修辞。它需要结束占领、恢复资源主权，并对抗驱动现代冲突的能源帝国主义。马杜罗可能已被噤声，但他阐述的真理将持久存在——他命名的共同斗争也将持久。